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6, 16(11), 36-43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6.1611523

Hans汉斯

健康焦虑群体在网络信息暴露中认知偏向的心理机制探析

苏　宁[1]，乌云塔那[2*]，张　鹏[3]

[1]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教育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2]包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包头
[3]包头师范学院学生工作部，内蒙古　包头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8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6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4日

摘　要

在移动互联网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的背景下，健康焦虑群体易陷入“越查越慌”的困境。本文探究了健康焦虑群体在网络信息暴露中认知偏向的心理机制。研究认为：健康焦虑驱动信息查询行为，算法推荐加深信息茧房效应，焦虑带来的认知偏向在信息茧房中进一步强化健康焦虑，形成“健康焦虑－信息查询－信息茧房－认知偏向－焦虑强化”的闭环正反馈机制。认知偏向是连接信息查询行为与情绪变化的认知因素，信息茧房是关键环境因素。干预应从降低健康焦虑、提高不确定性耐受、减少焦虑驱动查询、促进多元信息接触和修正认知偏向等方面综合调节，以期改善该群体的健康焦虑与认知偏向。

关键词

健康焦虑，信息暴露，认知偏向，心理机制

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Cognitive Bias in Health-Anxious Individuals under Online Information Exposure

Ning Su[1], Wuyuntana[2*], Peng Zhang[3]

[1]School of Education, Hohhot Minzu College, Hohhot Inner Mongolia
[2]School of Marxism,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Baotou Inner Mongolia
[3]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Baotou Inner Mongolia

Received: September 28, 2026; accepted: October 26,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4, 2026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苏宁, 乌云塔那, 张鹏(2026). 健康焦虑群体在网络信息暴露中认知偏向的心理机制探析. *心理学进展, 16(11),* 36-43. DOI: 10.12677/ap.2026.1611523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widespread use of mobile Internet and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ividuals with health anxiety are prone to falling into the dilemma of "the more they search, the more anxious they becom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cognitive bias in health-anxious individuals under online information exposur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health anxiety drives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deepens the information cocoon effect; and cognitive bias brought by anxiety further reinforces health anxiety within the information cocoon, forming a closed-loop positive feedback mechanism of "health anxiety-information seeking-information cocoon-cognitive bias-anxiety reinforcement". Cognitive bias is the cognitive factor linking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and emotional changes, while the information cocoon is a key environmental factor. Intervention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adjusted from aspects such as reducing health anxiety, improving 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reducing anxiety-driven seeking, promoting diverse information exposure, and correcting cognitive bias, so as to improve health anxiety and cognitive bias in this population.

Keywords

Health Anxiety, Information Exposure, Cognitive Bia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海量健康信息触手可及。对大学生而言，症状描述、科普文章、健康短视频以及 AI 健康问答等已成为日常生活中数量庞大且情绪色彩浓厚的信息类型。这些内容在提升健康素养的同时，也催生了“越查越慌”的普遍感受。对健康焦虑群体来说，这种体验更为强烈。健康焦虑者常对身体不适和患病风险抱有过分担忧，并反复通过查看症状、求证疾病可能性来寻求安心(Salkovskis & Warwick, 1986)。但实证研究显示，这种求证行为往往事与愿违：在线健康检索会引发健康焦虑的升级，甚至演变为网络疑病症(White & Horvitz, 2009; Starcevic & Berle, 2013)；同时，个体在信息选择上更倾向于支持自身担忧的证据，而非客观评估风险，这体现了典型的确认偏误(Nickerson, 1998)。网络疑病症并不罕见，其患病率估计在 30.7%至 55.6%之间(Miezah et al., 2026)。大学生群体尤其易感，他们健康信息接触频繁且对不确定性耐受较低，属于高风险人群(Jungmann & Dessauer, 2025; Bahadir & Dundar, 2024)。此外，生成式 AI 健康咨询作为新兴信息渠道，虽提供了便利，但研究显示 AI 大模型在“自我诊断”场景中可能生成看似可信却失准的医学信息，从而放大医疗误信风险以及健康焦虑群体对自身健康的担忧(Zada et al., 2025)。因此，健康焦虑群体在当代网络信息暴露的环境下，更加容易产生认知偏向，认知偏向进而更加强化了健康焦虑，而这一过程的内在心理机制及其解决办法正是需要探究的。

2. 健康焦虑群体的认知与行为特征

健康焦虑(health anxiety)指个体对身体不适与患病风险存在持续且夸大的担忧，并伴随对医疗安抚的

反复且强烈的需求。健康焦虑群体并非一个独立的临床诊断类别，而是指健康焦虑水平显著偏高、以对身体健康过度担忧为核心特征的一类个体。其典型表现包括：对身体健康的强烈焦虑和担忧，并倾向于通过反复检查身体、搜索比对症状信息或求医来缓解焦虑(Salkovskis & Warwick, 1986)。

在认知加工层面，健康焦虑群体的偏向性特征已得到较为充分的实证支持。注意偏向方面，Shi 等(2022)的一项三水平元分析研究表明，健康焦虑组对健康威胁刺激的注意偏向显著大于对照组，且其偏向模式更符合“注意维持模型”而非“注意警觉模型”——即健康焦虑者并非更快地捕获威胁信息，而是更难从威胁信息上脱离。这一发现对理解网络信息暴露中的认知机制尤为重要：面对海量健康信息时，健康焦虑者的困难不在于“找不到”营造健康焦虑的威胁性内容，而在于“停不下来”，持续注意健康相关信息。解释偏向方面，Du 等(2023)的元分析确认，健康焦虑者对模糊健康信息的威胁性解释是一种稳定现象，灾难性解释在健康焦虑的维持中具有中介作用。

在行为特征层面，健康焦虑群体的信息行为表现出若干特点。网络疑病症(cyberchondria)研究揭示，反复在线检索健康信息会导致医疗担忧层层升级，其核心表现是“检索越多、担忧越重”(White & Horvitz, 2009)。这种搜索倾向与确认偏误机制高度吻合：个体在信息取向上并非寻找客观证据，而是倾向于检索、注意并回忆支持既有担忧的信息(Nickerson, 1998)。金燕等(2024)发现，在线健康信息质量会经由感知不确定性与健康焦虑的多重中介显著诱发网络疑病症，说明信息因素在健康焦虑者的信息行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李慕轼等(2023)进一步表明，健康焦虑对网络疑病症的预测作用受无法容忍不确定性的调节，这提示健康焦虑群体的认知与行为特征可能受到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

3. 网络信息暴露激活认知偏向

网络信息暴露是指个体在移动互联环境中接触、浏览和接收各类在线信息的过程，既包括主动搜索获取的信息，也包括算法推荐和社交平台被动推送的信息。认知偏向是指个体在认知加工过程中表现出的系统性选择性倾向。网络信息暴露并非单纯被动接收信息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主动的认知加工过程。健康焦虑群体在浏览健康信息时，其认知加工系统并非“中立”地处理所有输入，而是表现出系统性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构成了认知偏向被激活的起点。

眼动追踪研究提供了这一过程的直接证据。Ke 等(2023)的研究发现，高健康焦虑者在信息评估与整合阶段表现出更长的注视时间和更多的注视次数，注意偏向在解释性任务中最为显著。这表明，网络信息暴露中的认知偏向激活具有阶段依赖性：搜索初期尚未显现，进入评估与整合阶段后才被充分激活。

在注意偏向之外，解释偏向的激活同样受到信息暴露的调节。耿悦曦和柯青(2021)的研究指出，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行为经历需求产生、信息搜寻、信息加工直至产生影响的循环过程，其中注意偏向和灾难化解释等认知机制贯穿于信息加工环节。当个体暴露于描述严重疾病症状的帖子、文章或视频时，模糊的身体信号(如“偶尔头痛”)获得了被灾难化解释的“理由”——网络信息中丰富的症状描述和疾病叙事，为健康焦虑者提供了将良性信号解释为严重疾病的认知模板。在线信息环境中的可得性启发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效应：情绪上突出、易于回忆的疾病(如癌症、中风)在记忆中更易提取，并被感知为更可能发生(Starcevic et al., 2019)。

信息暴露对认知偏向的激活还涉及记忆偏向。Bagarić 等(2023)的实验表明，高网络疑病症个体在阅读健康信息后回忆出更多内容，且在健康焦虑与回忆之间，网络疑病症起到了中介作用；健康焦虑对扭曲性回忆存在直接效应。这意味着，当健康焦虑者在网络环境中暴露于健康信息时，他们不仅记住了更多内容，而且所记住的内容可能已经过偏向性编码，即与威胁相关的信息被优先存储和提取。

4. 健康焦虑、信息暴露、认知偏向的闭环正反馈机制

4.1. 健康焦虑驱动信息查询行为

健康焦虑群体的信息查询行为并非出于求知目的，而是由缓解焦虑的动机所驱动。认知行为模型指出，健康焦虑的核心维持机制在于反复的“求证–安抚”循环：个体通过反复查询和获取信息来短暂缓解对患病的担忧(Salkovskis & Warwick, 1986)。这一行为模式在移动互联环境中被显著放大——当求证的“场所”从医院和书籍迁移到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时，由于网络的便捷性，查询行为的频率与强度都获得了空前提升。

实证研究为这一驱动力提供了证据。te Poel 等(2016)的纵向调查发现，健康焦虑水平较高的个体比其他人更频繁地在线搜索健康信息，且这种关联在非临床健康焦虑样本中表现为双向的促进关系。Ge 等(2025)基于成年人的调查同样表明，不确定性不耐受通过社交网络健康信息检索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健康焦虑。一项针对中国老年人群体的研究进一步显示，健康信息搜索行为在健康焦虑与老年疑病症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Chen & Wang, 2025)。这些证据共同表明，健康焦虑是驱动查询行为的稳定前因，且这种驱动力在不同年龄群体中具有跨样本的一致性。

4.2. 信息查询行为加深信息茧房效应

健康焦虑者的查询行为并非在“中立”的信息环境中展开，而是在算法推荐系统的深度介入下进行。社交媒体平台的个性化推荐算法通过学习用户的浏览历史、点击行为和停留时长，持续推送与用户既有偏好高度一致的内容。这种机制与健康焦虑者本身的选择性暴露偏好形成相互促进——健康焦虑者倾向于点击容易营造健康焦虑的威胁性网络信息，算法则据此推送更多同类内容，由此形成健康领域的“回音室效应”(Ge et al., 2025)。

Donadoni 等(2025)将这一过程概念化为“算法陷阱”(algorithmic entrapment)，指出推荐系统并非中立的传播渠道，而是通过持续学习用户行为来塑造其信息接触模式，风险不仅取决于在线时长，更取决于接触内容的类型和时机。在健康信息领域，这种塑造尤为危险：算法倾向于放大高唤起度、症状叙事化的内容，而健康焦虑者对这类内容的每一次点击都在“训练”算法推送更多同质化信息。Luo 等(2026)的纵向追踪研究也表明，在线信息信任与信息过载共同加剧网络疑病症，进而导致健康信息疲劳和自我用药行为，而医生信任则能缓冲这些负面效应。这表明，信息茧房效应并非简单的“信息窄化”现象，而是“算法塑造”与“主动选择”的“双向奔赴”。算法基于用户行为持续推送同质化内容，在信息供给端系统性抬高威胁性信息的可见度；健康焦虑者本身的选择性暴露偏好则驱动其主动点击和反复搜索威胁性内容。两者形成相互促进：焦虑驱动选择，选择训练算法，算法再推送更多同类信息，这使得健康焦虑者的信息环境逐渐丧失异质性，替代性解释的空间被持续压缩。

4.3. 信息因素经由认知偏向影响健康焦虑

信息茧房形成后，个体所接触的信息在数量上并未减少，但在内容上趋于同质化——营造健康焦虑的威胁性信息被反复呈现，权威性信息和异质性的不同类型信息的被推送频率下降。这一信息环境的变化通过认知偏向作用于健康焦虑。

注意偏向方面，Shi 等(2022)的元分析表明健康焦虑者对健康威胁刺激表现出更强的注意维持偏向，而信息茧房恰好为这种认知偏向提供了持续的“信息供给”——算法推送使威胁性内容的出现频率远高于自然信息环境，注意系统被反复激活并强化。解释偏向方面，信息茧房中大量症状叙事和疾病案例为模糊身体信号的灾难化解释提供了认知模板；当个体反复接触“某某症状可能是严重疾病前兆”的内容时，良性信号的威胁性解释通路被不断加固，一些“中性”的症状被威胁性或灾难性地解释为“恶性”

疾病，从而加深健康焦虑(Du et al., 2023)。记忆偏向方面，Bagarić 等(2023)发现高网络疑病症个体在阅读健康信息后回忆出更多内容且回忆具有扭曲性，信息茧房中的同质化内容可能进一步提高了健康焦虑信息在记忆中的可得性。由此可见，信息因素并非直接作用于情绪，而是经由认知偏向的强化，将信息环境的特征转化为焦虑的加剧。

4.4. 认知偏向是连接信息行为与情绪变化的能动机制

认知偏向在健康焦虑的信息循环中扮演的角色，需要从“被动症状”重新理解为“能动机制”。传统研究倾向于将认知偏向视为健康焦虑的伴随症状——焦虑导致偏向，偏向反映焦虑。但实际情况中认知偏向具有更为主动的功能：它决定了个体从海量信息中选择性地注意什么、如何解释模糊信号、以及哪些信息被编码为记忆中的“证据”，从而既驱动了查询行为的方向，也塑造了信息暴露后的情绪反应。

Ke 等(2023)的眼动研究为这一能动性提供了直接证据：高健康焦虑者在信息评估与整合阶段表现出更长的注视持续时间和更多的注视次数，且注意偏向在解释性任务中最为显著。这意味着，认知偏向不是信息暴露的被动结果，而是在加工过程中主动“筛选”信息的过滤器。Du 等(2023)的元分析也表明，灾难性解释在健康焦虑的维持中具有中介作用——通过降低灾难性解释可以显著缓解健康焦虑症状，这证明了认知偏向的主观能动性。Bagarić 等(2023)发现网络疑病症在健康焦虑与扭曲性回忆之间起中介作用，说明认知偏向在信息暴露到情绪变化之间承担了传导功能。综合来看，认知偏向通过将更多认知资源和倾向用于将“信息环境的结构特征”转化为“个体心理体验的变化”，是连接信息行为与情绪变化的能动环节。

4.5. “健康焦虑 - 信息查询 - 信息茧房 - 认知偏向 - 焦虑强化”闭环正反馈机制

综合上述心理过程，模型的基本逻辑是：健康焦虑驱动了信息查询行为，信息查询行为加深了信息茧房效应，健康焦虑带来的认知偏向又在信息茧房中被不断加强，被加强后的认知偏向又反馈给个体以焦虑的情绪反应，即整个机制的输出反过来又加强了输入，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正反馈模型。

所谓正反馈就是系统输出信号返回输入端，输入端的信号的方向一致，进而加强了输入。本文提出的健康焦虑与认知偏向的心理机制其输入端是健康焦虑的升高，进而带来了信息查询行为和认知偏向，这些变化传导到输出端又增加了健康焦虑，正好符合正反馈的特点，同时也形成了闭环。这一闭环正反馈机制的核心特征在于其自强化性：微观上每一个节点都强化了下一节点，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宏观上每一轮循环不仅在量上增加了信息暴露的频率，更在质上改变了信息环境的结构——算法根据用户的点击行为不断优化推送策略，使健康焦虑者的信息茧房越来越精准地“包裹”其既有担忧，进而强化了原有的健康焦虑。Ge 等(2025)发现回音室效应显著增强了社交网络健康信息检索与健康焦虑之间的关联(调节效应)，这为本模型提供了直接实证支持。本文提出的模型相较 te Poel 等(2016)提出的“健康焦虑 - 在线搜索”双向关系，进一步发现了“信息茧房”作为关键外在环境因素和“认知偏向”作为关键内在认知因素。

不同网络平台的信息生态差异性也会影响该闭环正反馈机制。搜索平台以主动检索为核心，用户虽掌握查询主动权，但搜索结果仍受算法影响，用户搜索健康相关内容，搜索结果往往展示更引人关注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缺乏权威性或不够严谨，甚至包含广告，因此搜索平台对该机制的影响主要在“健康焦虑 - 信息查询”这一环节。社交媒体，特别是短视频平台则以用户被动推送为主导，算法依据用户点击行为、观看时间等信息持续优化推荐，健康焦虑者的每一次停留都在训练系统推送更多同质化内容，因而“信息查询 - 信息茧房”环节被显著放大。有些短视频制作精良，符合用户审美，用户更多地主动点击和停留观看，更加巩固了健康焦虑者的认知偏向。问答社区则呈现经验叙事与专业回答并存的混合

生态，高质量权威回答可能提供替代性解释从而缓冲认知偏向、缓解焦虑，但情绪化的个人患病经历叙事更能引起健康焦虑者的共鸣，同样可能加剧灾难化解释，加剧焦虑情绪。总体而言，平台算法介入程度越高、内容情绪化程度越强，循环机制的正反馈作用越明显；而信息结构越多元、权威信源可见度越高的平台，则越有可能削弱循环的强化效应。

5. 健康焦虑与认知偏向的干预与调节

健康焦虑与信息查询行为并非简单的单向关系，二者可能通过持续的信息加工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已有研究发现，健康焦虑与网络健康信息查询及网络疑病症之间存在稳定关联，过度或重复性的健康信息搜索还可能进一步增加个体的焦虑和痛苦(McMullan et al., 2019; Starcevic & Berle, 2013)。因此，对于“健康焦虑–信息查询–信息茧房–认知偏向–焦虑强化”这一心理机制的干预，不宜仅以减少网络使用为目标，而应从情绪、认知、行为和信息环境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调节。

首先，应降低健康焦虑所引发的过度威胁知觉，并提高个体对健康不确定性的容忍能力。健康焦虑个体容易将模糊的身体感觉解释为疾病信号，并通过持续搜索信息寻求确定感，而不确定性不耐受可能进一步增强这一过程(Fergus, 2013)。因此，可以通过认知重构帮助个体区分身体感觉与疾病判断，减少灾难化解释，并引导个体认识到健康判断本身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干预的重点并非使个体获得绝对的健康确定性，而是帮助其在无法获得完全确定信息的情况下仍能够维持正常生活。

其次，应针对焦虑驱动的信息查询行为进行调节。对于部分健康焦虑者而言，网络搜索可能已经成为缓解焦虑的安全行为，即通过搜索暂时获得安慰，但随后又因新的疾病信息产生进一步担忧，从而形成“焦虑–搜索–短暂缓解–再次焦虑”的循环(Starcevic & Berle, 2013)。因此，可以采用延迟查询、减少重复搜索以及记录搜索诱因等方式，逐渐削弱焦虑与搜索行为之间的自动化联系。研究表明，针对健康焦虑的互联网认知行为治疗能够显著降低网络疑病水平，为此类干预提供了实证支持(Newby & McElroy, 2020)。

再次，应加强个体的信息素养，降低同质化信息暴露和认知偏向的影响。健康信息查询可能造成信息过载，而不同网络信息来源也可能影响个体的信息信任和健康认知，进而增加网络疑病风险(Zheng et al., 2023)。因此，应引导个体主动比较不同来源的信息，避免将个别疾病案例、短视频内容或算法推荐结果直接等同于疾病发生概率，并通过关注医学证据、基准概率和替代性解释，修正确认偏误和灾难化认知。对于个体而言，可以围绕“降低健康焦虑、提高不确定性耐受、减少焦虑驱动的信息查询、促进多元信息接触和修正健康认知偏向”建立系统性的干预路径，从而切断信息环境对健康焦虑的反馈强化。

最后，除个体因素之外，环境因素也是需要考虑的。网络信息暴露的环境下，个体的干预与调节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各类网络信息平台也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信息平台可优化算法推荐逻辑，降低同质化威胁性内容的推送权重，主动引入权威医学信源与多元化解释视角，并在健康类搜索结果中设置显著提示，以避免信息茧房的持续固化。AI 工具应强化伦理设计，在输出疾病相关内容时应做明确标注，引导用户建议就医而非自我诊断。此外，可以从技术层面进行后台干预，例如识别到用户行为异常及时调用跳出信息茧房的算法程序，以帮助用户逐步减少在健康焦虑信息环境中的暴露。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专项课题：移动互联背景下信息因素对健康焦虑群体的认知偏向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23NDB205)。

参考文献

金燕, 张晓涵, 孙倬, 毕崇武(2024). 在线健康信息质量如何引发网络疑病症？感知不确定性和健康焦虑的多重中介

作用.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14(6),* 156-169.

耿悦曦, 柯青(2021). 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特征、影响因素和互作用机制之元综合研究. *情报理论与实践, 44(11),* 150-159.

李慕轼, 贾汇源, 李海虹, 董珂廷(2023). 健康焦虑影响网络疑病症——无法容忍不确定性和健康信念的作用. *心理学进展, 13(3),* 893-903.

Bagarić, B., Martinčević, M., & Vranić, A. (2023). What Is Remembered? The Recall of Health-Related Information in Cyberchondria and Health Anxiety. *Psihologija, 56,* 205-221. https://doi.org/10.2298/psi220127019b

Bahadir, O., & Dundar, C. (2024). The Impact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ource Preference on Intolerance to Uncertainty and Cyberchondria in a Youthful Generation. *In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66,* 360-366. https://doi.org/10.4103/indianjpsychiatry.indianjpsychiatry_715_23

Chen, A., & Wang, X. (2025).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Health Anxiety on Hypochondriasis in Older Ad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ealth Literacy Theory: Mediated by Information Search.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13,* Article 1672145. https://doi.org/10.3389/fpubh.2025.1672145

Donadoni, L., Marazziti, D., & Mucci, F. (2025). Algorithmic Entrapment: The Silent Erosion of User Autonomy and Mental Health. *Clinical Neuropsychiatry, 22,* 447-453. https://doi.org/10.36131/cnfioritieditore20250602

Du, X., Witthöft, M., Zhang, T., Shi, C., & Ren, Z. (2023). Interpretation Bias in Health Anxiet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53,* 34-45. https://doi.org/10.1017/s0033291722003427

Fergus, T. A. (2013). Cyberchondria and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Examining When Individuals Experience Health Anxiety in Response to Internet Searches for Medical Information.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6,* 735-739.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2.0671

Ge, W., Bai, X., Liu, J., Niu, G., & Sun, X. (2025). The Association among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Health Information Retrieval on SNSS, and Health Anxiety: Unveiling the Hazards of Echo Chamber Effect for Emerging Adults. *Health Communication, 40,* 3214-3225. https://doi.org/10.1080/10410236.2025.2502450

Jungmann, S. M., & Dessauer, E. (2025). Health-Related Internet Use and Cyberchondria in Adolescents: Population-Based Cross-Sectional Surve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7,* e65792-e65792. https://doi.org/10.2196/65792

Ke, Q., Du, J. T., Geng, Y., & Xie, Y. (2023). Studying Health Anxiety Related Attentional Bias during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Impacts of Stages and Task Type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60,* 103453. https://doi.org/10.1016/j.ipm.2023.103453

Luo, X., Chang, J. Y., Cheah, J., Lim, W. M., & Lim, X. (2026). Health Anxiety and Information-Seeking in the Digital Age: A Two-Wave Study of Cyberchondria. *Internet Research*. https://doi.org/10.1108/intr-09-2024-1337

McMullan, R. D., Berle, D., Arnáez, S., & Starcevic, V. (2019).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ealth Anxiety,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Cyberchondri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45,* 270-278. https://doi.org/10.1016/j.jad.2018.11.037

Miezah, D., Adzakpa, R., Bani, E. M. A., & Obeng, P. (2026).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Cyberchondria: A Scoping Review.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2026,* Article ID: 9950027. https://doi.org/10.1155/tswj/9950027

Newby, J. M., & McElroy, E. (2020). The Impact of Internet-Delivered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for Health Anxiety on Cyberchondria.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69,* Article ID: 102150. https://doi.org/10.1016/j.janxdis.2019.102150

Nickerson, R. S. (1998). Confirmation Bias: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Many Guise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 175-220. https://doi.org/10.1037/1089-2680.2.2.175

Salkovskis, P. M., & Warwick, H. M. C. (1986). Morbid Preoccupations, Health Anxiety and Reassurance: A Cognitive-Behavioural Approach to Hypochondriasi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4,* 597-602. https://doi.org/10.1016/0005-7967(86)90041-0

Shi, C., Taylor, S., Witthöft, M., Du, X., Zhang, T., Lu, S. et al. (2022). Attentional Bias toward Health-Threat in Health Anxiet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Three-Level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52,* 604-613. https://doi.org/10.1017/s0033291721005432

Starcevic, V., & Berle, D. (2013). Cyberchondria: 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xcessive Health-Related Internet Use. *Expert Review of Neurotherapeutics, 13,* 205-213. https://doi.org/10.1586/ern.12.162

Starcevic, V., Baggio, S., Berle, D., Khazaal, Y., & Viswasam, K. (2019). Cyberchondria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Related Constructs: A Network Analysis. *Psychiatric Quarterly, 90,* 491-505. https://doi.org/10.1007/s11126-019-09640-5

te Poel, F., Baumgartner, S. E., Hartmann, T., & Tanis, M. (2016). The Curious Case of Cyberchondria: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Anxiety and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43,* 32-40. https://doi.org/10.1016/j.janxdis.2016.07.009

White, R. W., & Horvitz, E. (2009). Cyberchondria: Studies of the Escalation of Medical Concerns in Web Search. *ACM*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Systems, 27, 1-37. https://doi.org/10.1145/1629096.1629101

Zada, T., Tam, N., Barnard, F., Van Sittert, M., Bhat, V., & Rambhatla, S. (2025). Medical Misinformation in AI-Assisted Self-Diagnosis: Development of a Method (EvalPrompt) for Analyz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JMIR Formative Research, 9,* e66207. https://doi.org/10.2196/66207

Zheng, H., Chen, X., Jiang, S., & Sun, L. (2023). How Does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from Different Online Sources Trigger Cyberchondria? The Roles of Online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Information Trus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60,* Article ID: 103364. https://doi.org/10.1016/j.ipm.2023.103364